

戏曲剧本汇编

第二集

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编

前 言

收入这个“汇编”的戏曲剧本，大多是我省历年来常演不辍、比较受群众欢迎的剧目。我们本着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剧目工作“三并举”的方针，充分依靠广大业余与专业戏曲工作者的力量，对其中某些艺术性较高，流传较广的剧本，做了一点拂去尘垢的工作；对某些精华与糟粕杂陈的剧本，则做了一些整理改编的尝试。从今年开始，我们将陆续编印成册，将它奉献给各地业余剧团，供大家选择演出。

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不高，加之对这一工作缺乏经验，其中肯定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由衷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使我们的汇编工作得到不断改进提高。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

敬 献

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三十周年纪念

(一八五一——一九八一)

目 录

血溅东王府 (七场汉剧)..... (1)

王化买父 (七场祁剧)..... (57)

血 溅 东 王 府

新编太平天国历史悲剧

编 剧 彭道诚

人 物

杨秀清	天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
傅善祥	东王府女丞相
洪秀全	天平天国天王
洪宣娇	天王之妹
韦昌辉	太平天国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红 莺	太平天国女馆总制
来 喜	东王府卫队亲兵
桂 枝	东王府卫队亲兵
乳 娘	傅善祥的乳母
向 荣	满清钦差大臣江南总兵元帥
奸 细	

王府校卫

太平军圣兵

东王府诸将领、赞礼官、卫队

满清将领、兵士

第一场 阻 刑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一八五六）暮春。〕

〔天京（今南京）女馆（姊妹馆）大院。〕

台后方高墙如瓮，正中一株古柳如盖。左侧为杼房，门上书“女馆纺织间”字样；右侧为绣楼，书“女馆绣花楼”字样。

古柳下，捆绑一对年青夫妇。

〔女圣兵们用鞭棍抽打他们。院内一片哭喊。〕

〔幕启：桂枝正在遭打，来喜哀叫：“桂枝！”一女圣兵举鞭奔向来喜。〕

桂 枝 好姐姐，手下留情哪……

来 喜 （唱）皮鞭抽棍棒打吼声阵阵，
直打得我夫妻鲜血淋淋。

桂 枝 （唱）我二人俱都是同根苦命，
好姐妹我求你手下留情。

来 喜 （唱）纵然是犯天条罪不容忍，
全由我小来喜独自承担。

桂 枝 不！

（唱）我愿受皮肉苦严刑拷问，
求姐妹莫鞭打我的郎君。

〔女兵们心软收鞭，心情难过，有的竟为二人擦拭血泪。乳娘急上。〕

红 莺 （怒斥）打呀，你那五十皮鞭打够了吗？

乳 娘 还打？红莺，你那心肝叫狗吃啦？

红 莺 你是女丞相的乳娘，可不是女馆的管家，少管闲事！

乳 娘 管错了？连东王九千岁错了我也说得他，你这么毒打自家姊妹，我就说你不得呀？

洪宣娇 （上）嗯……（至来喜面前）私下偷会调情，冒犯天条，你可知罪？

桂 枝 禀天妹，是我送衣服与他，犯天条的是我，由我受刑！

来 喜 不，是我找她相会，不干她事，天妹处治我，别打她哪！

洪宣娇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哼，尔等倚仗是东王驾前亲兵，我就不敢动刑么？

众女兵 （齐跪哭求）天妹恩典，饶了他们……

洪宣娇 （一见心疼）呀……

（旁唱）一片悲泣泣，

满院哭啼啼；

点点泪，浇得我怒火炮，

声声唤，恰好似刀斧劈！

若再打，鞭棍难举起，

若赦免，钦定刑律谁不依？

怎奈是兄王的法度严如虎，

天条天款谁人敢偏离！

罢罢罢，抛却儿女情、姊妹义，

我横心责打他俩夫妻。

众女兵 （哀求）天妹恩典、天妹恩典哪……

洪宣娇 （矛盾、痛苦）该……谁……打啦？

一女兵 （缓步上前）我……

洪宣娇 打……

乳 娘 再打，就没命哪！

洪宣娇 （忍疼）没命，也要……打！（入内）

红 莺 听着呐？谁敢不遵天条？打呀！

乳 娘 （大呼）你打？找我的丞相女儿去！（下）

桂 枝 好姐妹，既然天妹也不敢担待，你等怎敢不依天条用刑哪！

来 喜 （大吼）打吧，打死了，我夫妻也是太平天国的天兵，请姐妹用刑！

桂 枝 （唱）休怜我惨丧生血肉横飞，
别惦念往日里姊妹情相随；
只愿你众姐妹不受连累，
我愿受皮肉苦含笑把天归。

〔红莺扶制众人用刑。〕

乳 娘 （奔上）住手，丞相来啦！

傅善祥 （内唱）

高墙内摧人的鞭声阵阵响，
〔傅善祥着天朝女丞相官服，在二女侍陪伴下急上，至来喜桂枝面前，抚慰二人，心如刀割，潜然泪下：“好兄妹，受苦……了……”〕

（接唱）不由我心颤颤泪汪汪，
好一似针刺火燎痛断肝肠！
众兄妹奔天国矢志豪壮，
打江山拯穷人背井离乡。
斩绳索却为何反遭捆绑，
夺鞭棍又遭这鞭棍打伤。
漫说是天条律法严如虎，

到如今天律不该伤忠良。

我本当决严令夺鞭松绑，

〔欲为二人松绑。〕

桂 枝 （哭求）丞相，天妹有令，松不得呵……

傅善祥 （接唱）又恐她借端滋事祸起萧墙。

众女兵 （齐跪）他二人受刑不住，求丞相恩典！

傅善祥 姐妹们请起，还有几人未动刑？

众女兵 （纷纷报）还有我、还有我……

傅善祥 天妹命你等每人打多少鞭棍？

红 莺 每人五十鞭棍，不可少打一棍。

傅善祥 （痛心）呵呀……每人五十鞭棍，这将活活被打死
呀！

（唱）他二人奔天朝一腔忠愤，

不留恋新婚期毅然投军。

小来喜随东王舍生忘命，

好桂枝工纺织克俭克勤。

似这等忠诚人可亲可信，

怎能够施肉刑伤骨伤筋？

新夫妻本应有相思情份，

我岂能无恻隐忍叫鸳鸯苦离分！

〔苦思少顷，主意已定。〕

傅善祥 红莺，不能再打了，松绑！

洪宣娇 （复上）丞相，这可是万岁钦定的王法！

傅善祥 天妹，这可是天国的忠良呀！

洪宣娇 要知王法无情！

傅善祥 不可亲痛仇快！

洪宣娇 此话怎讲？

傅善祥 天妹，我朝面临向荣老贼的江南大营围困天京重兵压境之势，东王正待出师亲剿，一兵一卒，皆为有用之才。似这般忠志之士，并非死于战场，倒要死在本朝的皮鞭之下，难道不是亲痛仇快么？

洪宣娇 （讥讽地）东王驾前的亲兵，丞相爱若掌上明珠；可是天王钦定的律法，只恐丞相忘了！

傅善祥 忘不了！天妹，王法虽严，不斩无辜！

洪宣娇 偷会调情，王法不允！

傅善祥 夫妻相会，何谓偷会？夫妻相亲，何谓调情？

洪宣娇 （动怒）你屈解天王的法令！

傅善祥 我拥戴天王与东王爱兵爱民之德。

洪宣娇 （质问）女馆倒是谁家之天下？

傅善祥 馆中乃天王的臣民，可也有东王的部属。

洪宣娇 既知此理，遵天王之法，打！

傅善祥 打不得！

洪宣娇 打得！

傅善祥 打不得！

洪宣娇 （激怒）你敢一手遮天？

傅善祥 （亦动气）你别摧残过甚！

洪宣娇 （狂怒）呵！你仗谁家之势？只不过是杨秀清的小老婆罢了！

傅善祥 （受辱，几乎气晕）呵！天妹，有失身份哪……

一圣兵 （急上）报，东王驾到！

〔全场肃然，傅善祥一旁拭泪。

〔四亲将引杨秀清上唱：

揭竿起战粤桂山高水险马蹄飞，

沙场上何惧那刀丛剑树血染金盔！

挥雄师策战马横扫鬼魅，
弯长弓射大雕擒拿罪魁。
堪笑那向荣贼庸夫鼠辈，
日兴妖夜作怪狐假虎威。
我定把南北营一举捣毁，
管叫尔黄梁梦烟消灰飞。
连日来巧运筹万事齐备，
且看我出奇师阵斩人头作酒杯！

洪宣娇
傅善祥

（同时）小妹
臣妾 恭迎东王九千岁！

杨秀清

呵！你二人面带怒容，为了何事？

乳 娘

为处罚一对夫妻，她俩闹崩了！

杨秀清

呵，那夫妻二人身犯何罪？

红 莺

他夫妻偷会调情，冒犯天王钦定天条。

杨秀清

是这夫妻偷偷相会么……哦，哈哈……儿女情长
吗，责骂几句也就是了。他二人现在何处？

乳 娘

在这儿，打得半死不活啦！

杨秀清

（大惊）你不是我的卫队亲兵来喜么？你是桂枝？

来 喜

（同时）东王，我……犯了天条……

桂 枝

杨秀清

（大怒）呀……谁在女馆专权逞凶，把我的亲兵打
成这样？速速说来，速速说来！

〔众惧，红莺暗示为二人松绑。〕

杨秀清

他二人头日成婚，次日投军，两年来战不畏死，屡
建功勋。如今，老子正待剿灭江南之敌，遣他二人
深入虎穴，尔等竟敢将他夫妻打成这样，来呀！

众亲将

有！

杨秀清 将这班手执鞭棍毒打自家兄弟姐妹的，一并绑了！
〔众亲将凶狠地捆绑女兵，洪宣娇吓下。

傅善祥 （急跪）东王，不能责罚她们小姊妹，是臣妾我下令施刑！

杨秀清 呵，你说什么？

傅善祥 臣妾我下令施刑！

杨秀清 （怒急）呀……大胆！

（唱）听她言我怒满胸膛，
大胆的女人擅作主张。
想当初兴义师连日打仗，
设女馆原只为士气昂扬；
到如今为下属切身体谅，
抛家室坑妻女情理不当。
漫说是东府的兵将不可施刑杖，
纵然是我的一鸡一犬谁敢妄伤？

傅善祥 臣妾知罪，求东王宽恕众家姊妹。

杨秀清 哼！将她押回东府，待我处治！

桂 枝 不，九千岁，你……你错怪……

傅善祥 （严厉制止）桂枝，休得多言，回府治伤！
〔傅善祥率众急下。

乳 娘 （边走边嘀咕）哼，有眼不明，错怪好人！

杨秀清 恩娘，你讲什么？

乳 娘 我呀，是个哑巴！（下）

杨秀清 红莺听令！

红 莺 小臣在！

杨秀清 速将刑杖鞭棍，一起收捆，送交女馆圣库，女馆之内，尔后严禁轻率用刑！

红 莺 那天王的刑律……

杨秀清 这都是我靠他们打仗的女兵女将，你且听我东王的旨意行事。哎，我的女丞相果真行凶打人么？

红 莺 （嫣然一笑）她不是甘当罪责了么？

杨秀清 （怒）凶妇！

（唱）杨秀清怎容忍横行霸道，
纵然是我的丞相决不轻饶！

回府！

· 幕落 ·

第二场 轻 信

〔紧接前场。〕

〔二幕前：韦昌辉与红莺在交耳密谈。〕

韦昌辉 杨秀清专权，竟敢废却女馆刑杖，果有此事么？

红 莺 刑杖鞭棍他已命我收捆了。

韦昌辉 放在何处？

红 莺 现已存入女馆圣库。

韦昌辉 （略思）你与我速速取来。

红 莺 （不解）作何用处？

韦昌辉 （诡秘一笑）借此刑杖，叫他龙虎相争，你快送往天王府。

红 莺 （领悟）哦，知道了。

韦昌辉 我在前方等你，速去速来。

红 莺 遵命！（欲下）

韦昌辉 哎，我说表妹！

红 莺 （不悦撒娇）嗯……喊什么，又忘啦？

韦昌辉 （四顾小声地）朕的正宫皇后……

红 莺 嘻嘻……为的就是这一天哪，我的万岁爷！（笑下）

韦昌辉 （唱）成者王败者寇时势在人造，
用计谋成大事笑里藏刀。（下）

〔二幕开：东王府傅善祥寓所紫霞坞。

〔室外花木环亘，争妍吐芳；室内书架并列古画高悬，一望可知为文士之居。

〔来喜和桂枝躺在椅上，乳娘为二人擦药包伤。

〔傅善祥瑞汤药上。

傅善祥 （唱）女馆中救出了桂枝来喜，
一场祸总算得烟消火熄。

乳 娘 嘿嘿，汤药也端来了，快喝下去！

桂 枝 丞相，真难为你了。

来 喜 丞相的医术了不起，真是药到病除，哈哈，不疼了！

乳 娘 瞧你说的！没有几手功夫，堂堂九千岁，还能服得了她呀！

桂 枝 适才在女馆里，东主为何当着众人发那么大脾气？吓死人哪！

乳 娘 你怕？我可偷着笑呢。王爷，怕她呢……

傅善祥 （羞怯）娘……

桂 枝 丞相，你在女馆承担下令动刑之责，实在委屈你了。

乳 娘 没啥，她委屈求全的事儿，多着呢。

来喜 丞相怕的是东王与天王天妹伤了和气，误了国事，乳娘深知丞相的好心呵！

乳娘 当然啰，我奶大的女儿，她的脾气禀性，我还不不清二楚呀？

来喜 我只恐东王未明真相，回来罪责丞相。

傅善祥 （付之一笑）你二人休得耽心！

（唱）他本是直心人肝胆可见，

何时冷何时热我自了然；

纵然他怒气冲天似烈焰，

且看我一瓢冷水化云烟。

〔二女侍急上。

二女侍 禀丞相，东王怒气冲冲回府来了。

傅善祥 （镇定地）休得惊慌，接驾！

〔杨秀清怒冲冲随卫军上，众人齐跪。

傅善祥 臣妾恭迎九千岁回府！

杨秀清 哪！休得笑面相迎，我倒要叫你尝尝这皮肉之苦，来呀，绑了！

〔二卫士应声绑傅善祥。

傅善祥 （一笑）只怕你绑来容易松绑难呢！

二女侍 （做鬼脸嘻哈）嘻……

杨秀清 嬉皮笑脸，胆大包天，绑了！

〔二卫士应声，又将二女侍绑了。

乳娘及来喜夫妇 （大笑）哈哈……

杨秀清 （愕然）你们笑什么！

傅善祥 再下令绑呀，他三人也嬉皮笑脸呢！

卫士甲 禀九千岁，咱们好象全绑错了！

〔卫士上前欲松绑。

傅善祥 且慢，待我请教九千岁；东王，两个小女子犯了何法？

杨秀清 这……她……她不该嬉皮笑脸！

傅善祥 哦，笑也犯法；东王，早晨你不也大笑过了么？

杨秀清 （口塞）这——

乳 娘 （旁白）好，问哑叭了！

傅善祥 再请问：臣妾我犯了何法？

杨秀清 你……你不该下令毒打我的亲兵。

傅善祥 适才有人下令把东王的女丞相也捆绑起来，这该欺侮到您九千岁头上了吧？

杨秀清 （困窘）是这——

乳 娘 （旁白）好，又问哑叭了！

傅善祥 这可是东王您执法犯法了吧？

杨秀清 嗯，这便是我的不是了；来呀，松绑！

傅善祥 且慢！没那么容易呢；东王，臣妾倒要求教于您：天国的老人？

杨秀清 皆尊长！

傅善祥 天国的男子？

杨秀清 皆兄弟！

傅善祥 天国的女子？

杨秀清 皆姊妹嘛！

傅善祥 着呵！既是尊长、兄弟、姊妹，都为骨肉亲人，怎忍轻易捆绑严刑拷打？

杨秀清 着呵！你既明此理，为何在女馆逞威肆虐，把我的亲兵打得遍体鳞伤？

来 喜 （大叫）东王，您冤枉丞相啦！

桂 枝 九千岁呵！

(唱) 东王你，偏听偏信不明断，
是非曲直你倒颠；
女馆内，谁逞凶来谁行善，
姐妹们心中早了然。
丞相她，好事做了千千万，
她与姐妹心相连；
朝夕虚寒又问暖，
同甘苦、共患难、解纠纷、行方便，
免却姐妹挨皮鞭。

杨秀清 (大喜) 哈哈，我说是嘛！我的女丞相乃天朝第一个女状元，知书明理，通达人情，是个大大的善人呐！

乳 娘 哎，叫她尝尝这皮鞭之苦呀！

杨秀清 哎，哪能打得？速速与我一齐松绑！

〔卫士们给二女侍松绑，乳娘暗示他们故意不给傅善祥松绑，并领来喜等人一齐入内。

〔杨秀清早已回避，佯装观画。

杨秀清 (指画) 丞相，吴道子的这幅《嘉陵江山水图》，其神妙之笔法，你尚未与我讲完，重教一次吧？

傅善祥 (不语) ……

杨秀清 讲吧，我的先生！

傅善祥 (仍不语) ……

杨秀清 讲吧！（回头见她未松绑一愣）呵！

傅善祥 世上岂有捆绑先生求教的么？

杨秀清 这便又是我的不是了，望乞恕罪，望乞恕罪！（为其松绑）

〔乳娘暗上。